



1952年6月25日

461



中国出席柏林第三次世界和平理事会
出席理事有十位，特邀代表有六位，工作人员
二十位。理事出席者：郭沫若，马寅初，黎澍，
钱伯钧，梅世璠，李一氓，萧三，刘宾一，
吴锦堂及我本人。特邀代表为：

- 1) 杨道致 (工人代表，曾于1950-51年参加
体育代表团赴印度) 扬州人
- 2) 郭芳 (农民代表，石家莊人)
- 3) 荣毅仁 (工商界代表，无锡人，荣德生
之子，现任上海财经大学董事长)
- 4) 邵文钊 (工商界代表，正在高岗全国工商
界联合会)
- 5) 方石珊 (儿童医院院长，小兒科专家)
- 6) 刘崇乐 (昆虫学专家，农大教授，前康桥
大学畢業，施肇基侄女婿)

工作人员中以刘宾一为秘书长，孙锡俦为
副总秘书长。秘书组组长郭子若曹越而
之初译。组员为王政伟、阮秋英。孙锡俦为





柏2

四川人，在苏联留学工作二十餘年，1926-48，兼俄文翻译。陈宝光为清华法文教授。王文儀等人懂英文。顾秋英为硕士。秘书组组长梁志宏，兼法文翻译。组员顾华李玉馨二女同志均懂英文。翻译组由陆锡侍兼组长。组员陈苏娟 (Luna) 刘芸影二女同志。陈生长于苏联，七岁时迁大连，现在哈尔滨习工科。刘芸影为浙江湖州人，朝鲜大学前毕业。

今晨五时三刻由北京飞机场登机者共三十人。理事七人，特邀代表六人，工作人员十一人，及随中国代表团同志出席柏林会议的法国代表六人。其姓名为下：—

- (1) 日本代表 何雨川 (河村一夫) 懂英文
- (2) 马来亚代表 曾雪虹 懂中文
- (3) 菲律宾代表 周洪明 (马绍尔, 柯鲁翁)
- (4) 泰国代表 王福 (乃巴色, 顺顺泰)
- (5) 越南代表 杨白莲 (懂法文)





(6) 锦茵代表 撒拉南卡拉

飞机三架。SKOZA 中苏民航 02 号载 19 位，10 号载 2 位及行李。12 号载 19 位，内有邵沐楚团长、马学章等人。我在 02 号第 7 号座位，旁座为鄧文钊。三小时处则蒙古人民共和国三顺直时，发现 02 号机油管不足。故以十二人移坐 10 号，而留下鄧子若王致儀二人单独明日搭机回莫斯科。

飞机两架行一小时五分到 YMAH-BATYP 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停留一小时。飞机起后二时未得可抵伊尔库次克 Irkutsk，但因大雪而改飞至 Buriat Mongol 区内的 YMAH-YDE 乌南胡特的机场。在此等候数一时，然后再起飞至伊尔库次克。到时已是下午七时。

入机场之接待所。八时晚餐，有贝嘉尔湖的鱼。住三楼第五号房间，房中五人的席位：施美、杨、鄧及我五人。晚十二时方就寝。





柏4

1952年6月26日

早晨6时(莫斯科时间)由伊尔库茨克起飞,所乘之飞机为CCP-1380号。内十八座位全被我等佔座。即马索夫,刘等的同伙机。我坐第5座位。三时半方抵 Krasnoyarsk, 在机场停留一小时。后因吃中饭之故又停留半小时。所谓中饭实即冷餐,分量不甚多。但两餐内二十八人共费四百卢布云。十时半起飞,两小时达 Novosibirsk (新西伯利亚), 停3半小时。在机场吃茶点又费去三百卢布云。下午一时起飞,前离莫斯科二千五百呎,大半在一千五百呎,下午二时半方抵 Omsk (昂姆斯克)。今日共在空中八时云。

下午三时十分(莫斯科时间)入昂姆斯克机场招待所。我由吴振宗梅汝璈,诸宅尾四人住第五号房间。五时吃晚饭,一汤,一菜,一杯茶每人计三十卢布。但因苏联机厨之招待,伙食未付出。今日天气时雨时晴,惟下机场时则



195 年 月 日

均未通雨。西伯利亚此时为初夏，风景甚佳，人们多在户外散步。造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及新西伯利亚时，在招待所遇见四月中遇路时已认识的招待员，她们握手寒暄，甚为殷勤。每次下机时，站友即来特和郭沫若握手欢迎。因为事先已有交代，苏联方面表示对我代表团致敬也。

招待所由东西，一个好过一个。昂姆斯克住宅较伊尔库次克者为更欧化而方便。惟厕所则很狭小，而女嫌不够用。以清洁程度而论，亦是愈向西则愈为文明。伊尔库次克无手纸设备，新西伯利亚有手纸而较为粗简，至昂姆斯克则手纸已甚白而细美。但各站均备热水以供洗澡之用。

招待所中设备尚多属式像供。卧室均有好油灯，为名堂之摹本也。室内陈设不讲究颜色的配合，往往一大沙发上有两个很小的垫子，而沙发与垫子的颜色绝不相称。





1952年6月27日

昨晚在昂地斯克机场之招待所互等
房间。莫斯科时间清晨三时半即起床。五时
进早餐。因 Sviadlovsk 下雨故我们等
至六时 1380 号飞机等待至七时方起飞。
至三时方到 Sviadlovsk。在此只吃
一汤麵包糕点。停留十五分钟即又起飞。
逾二时半到 Kazan，停下四十五分钟。

下午二时由 Kazan 起飞。四时二十分
方到莫斯科机场。途中最高点至二千七
百呎，但在大半时候在一千五百呎左右。到
莫斯科机场时，有文化联络处及苏联
文化界人物，驻大使馆亭碧戈宝格等来
相迎。

五时由机场乘汽车入城。行五十分
钟后抵莫斯科大旅馆。我的即文到
入住第 511 号房。郭沫若住 510 号。



到旅社后即交出我计之通行证，
 字第542号。由该接待站有苏联、波兰、
 东德、^{法国}留下未缴去。

八时赴三楼大食堂，二十八人加六位
 外国代表加大伙代表人三位共计三十七人
 佐两磅大棒。自八时一刻起吃至九时半
 方完畢。伙食之丰富使初来者 惊讶。陈苏
 娟、^徐俄文及刘芳彩、^徐英文坐在我对
 面。她们穿上新买的白色绣花襯衫，宛如
 城市女郎了。同次大会完畢将留在捷
 克首都 布拉格。

晚餐畢由陈苏娟、吴耀宗、荣毅仁、
 郭芳、^徐道群等人散步于红墙及莫斯科
 河桥上。回忆前日早上六时至北京起程，
 前晚宿伊尔库次克，昨晚宿昂姆斯克，今
 晚已能在布拉格散步，航空之力不
 可表现现代科学之大有进步。晚十一时至十二时
 半改宿在细菌战委员会之英译稿。





柏 3

1952年6月28日

早上三时镜印天明。五时起床。八时半早餐。自九时半至一时，自三时至五时半，笑英魏宗二人同改原稿。计改三篇之。一) 关于朝鲜停战问题，二) 关于细菌战问题，三) 日本的重型武装，四) 德国之武装，五) 国际贸易问题。其中以第四篇之原稿最为顺利动笔。原起草者为「世界知识」社的编辑时明善。

下午六时半苏联和平促进委员会之人物请我们吃晚饭。地点即在莫斯科大旅馆之三楼小餐厅。爱伦堡及诺席耶夫等人均到。席间遇朝鲜代表，用俄语谈了片刻。在我旁座有苏联科学院之生物学家 Prof. Ivan Grushenko。他身材中等但剃光了头，颇引人注意。他曾于最近在北京参加了亚非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之



第伯会议，并曾巡视了上海及杭州等地。
六月初在北京市农大曾演讲了关于生物研
究之项目。

爱伦堡身材较高，体格甚强，两眼
甚花，脸盘甚长的，牙齿相壤，头髻斑白，
并未秃顶。所吸为小部雪茄烟。他好
言谈，几乎每时停口。声音甚清楚，性流利
畅达，好似出口成章。他解饮酒，饮不
尽杯。所谈及国际情况，对法国情形尤
其熟悉。

法蒂耶夫在政治上地位高於爱伦堡。
他常常领导苏联代表团出席世和理会。
年龄似高於爱伦堡。身材也高於他。法蒂
耶夫恐不能多饮，饮后面红耳赤，像他原有的
粉红脸更更加红了一层。由他做译员的
即前在桂林所遇见的塔斯社的M. M. Home
Pozkui。‘糯米鸡’现在莫斯科，他像老台姓事。





柏10

1952年6月29日

半夜二时即起床，睡了四小时光景。三时半早餐毕，三时乘大汽车出城。行四十五分钟到莫斯科茹机场。时为早上三点四十五分。因料理行李等事，直至六时始乘 CCCP A 1378 号飞机离莫斯科。未远行之苏联人有9位，其中有一位为建筑工程学家。

行二时半到 Minsk 即白俄罗斯之首都。在兴行前一小时二十分。天阴且冷，于是在茹机机场食堂进 Vodka 酒两杯。晤代表河村一夫（何雨川）尔因我一起饮酒。彼今日在茹机中坐第五位，我坐第五位。两人谈日本历史甚久。称云，重光葵现为日本改進黨之领袖。实係吉田诸人派其在该党接应者，而蘆田（Ashida）尔亦在改進黨。美国政策恐将以改進黨通义要时代替自由党。自由党之首领即吉田。

茹机行一时半即从 Minsk 到了波兰



首都華沙。在華沙機場招待所停留約十
五分鐘。波蘭和大委員會之男女職員到機
場來歡迎者約十餘人。我大使館中余湛
領事亦來。波蘭人招待非常殷勤。飲食
之外並送鮮花。

自華沙至柏林飛機行兩小時。到柏
林為莫斯科時間下午二時，實則柏林時間
正午十二時也。柏林機場招待所甚好，
比莫斯科及華沙均更近代化。來歡迎者
有柏林和大委員會諸人，及劉第一李一視
等。大家乘大汽車由機場到城中賓棧
共行四十五分鐘。沿途風景甚佳。樹木一
如往年之繁茂茂盛。道路房屋亦仍清潔
有餘。均表現高度工業國家的文化。

同車有一位德國新聞記者其姓名為下：

Wiet. Lehwies - Litzmann,
Deutsches Friedens Komitee,
Berlin W 8.





柏12

據被誤柏林現有三百五十萬人口，
而在東德方面者約一百二十五萬。H.O. 為百貨
公司之記號，即國營之商店 (Handels Organi-
zation) 也。自飛機場至城中一路均見有 H.O.
商店，沿途男女老少所穿衣服亦甚整齊。

柏林有三種最重要的報紙：—

- (1) *Neue Deutschland* 這是 S.E.D. 德國
統一社會黨所主辦。
- (2) *Tagliche Rundschau*
- (3) *Berliner Zeitung* 這是大衆報紙，
讀者亦最多。

寄棧在市中心，Hotel Johannisshof,
Berlin N 4. Johannisstrasse 20/21.
靠近 Bsp. Friedrichstrasse. 電話為

42.92.08

42.95.79

我住單房一間，即 110 號。每日房租





为八个马克。

下午三时(柏林时间)吃中饭,因市
为到第一及食堂美。饭后与方石研及章伯钊
散步于 Unter den Linden 柏林大学附近。
校前二十八年我读书的地方(柏林大学
附属东欧历史文化研究所)已改为德国
妇女协会办事处。而 Dorotea Str. 现在
改为 Clara-Zetkin Str.

僕我等常散步街道并散步于大学附
近者,有柏林社大所派的两位德国青年
男女。

(1) Eberhard Treppert,
Leipzig W 32,
Limburger Str. 37.

(2) Rosemarie Letsch,
Leipzig C 1,
Robert-Schumann Str. 14.

他们已读通中文七个月。成绩颇好。





柏14

6月30日

早晨八时半时缅甸代表莫拉以 Hla 同
进早餐。所食一如二十年前之丰富。有鸡
蛋一枚，牛油一块，肉五大片，馒头式的麵包
数枚，及咖啡两大杯。另有果酱和果汁。

上午和德国青年二人谈天，知学生在大
学读着3.3级政府津贴每月一百五十马克。
内以二十五至三十元付房租，仍可支出一日三餐
的伙食。普通工人月入二百至四百马克。
技术高的工人月入有至二千马克者。大学
教授月薪则自一千五百至二千马克。现在
麵包一大块可以九毛马克换取，香肠 (Wurst)
一磅只售价一个半马克。

(1) Jutta Stelzer

Berlin-Pankow

Upalaerstr. 1.

夫人已婚，年约二十岁之女子。能俄
语及华语，且能今样要在大子智朝鲜语。



问她何以不習日語而要學朝鮮語。
 她答曰，日語已有許多人懂得，惟朝鮮語
 則懂得太少。德國南部有一位教授在朝鮮
 住過多年，最近接到許多來自朝鮮的信札
 每盒空未譯出。她於備習朝鮮語二年
 畢業即當專門譯員。

(2) Helmut Liebermann,
 Leipzig W 31,
 Holbeinstr. 81.

此人年僅二十二歲，習華語七個月，已能^熟背誦
 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說普通話亦不壞。
 他很歡迎中國友。

十一時至十二時向 Rosemarie Lisch
 同赴柏林大學散步。她是生長於 Thüringen
 地方(德國中部)二十歲的女子。現在 Leipzig
 習中文，預備今後入柏林大學繼續習華語。
 我們在大學的圖書館門前遇有門的老年人。





柏16

他肯定地说在三年前曾看见我常到图书馆去的。当时我未记行他，现在我也不和他辩了。

大学中则悬挂着一个标语，以为德国 Ministerpräsident Walter Ulbricht 在1951年十月三十一日演讲时所说的话。记录如下：—

„Die Durchführung des Planes — das heißt Friede! Besseres Leben! Die Kulturschätze dem Volke! — das werden wir verwirklichen.“
这是他们鼓励大家要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口气。

下午三时半我去书店见其经理：

Walter Czelak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W. 8

Taubenstr. 1.

此人年约五十岁，精力甚好，满面红光。





他於1939-41年曾在上海，与 Asiatics
(即 Schiffer) 友善。據云 Asiatics 的舊婦
Friedl 現在 Palestine 做事。

Verlag Volk u. Welt 是國營的
一家大書店。大量出版小說，文藝，及一般很專
性的東西。最近出版關於中國的德文
譯本有 Berchert 的「中國為何窮」及
趙樹理「李家庄的變化」兩本。我常
看 Grollek 因因的「告國立波」暴風
驟雨」的著作。Grollek 尚能記得他在
上海時常讀過我的一本「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Grollek
這一個姓突出自波蘭籍，但 Walter 本人的
面貌乃十足德國腔。

晚餐時與下列三人同席。自六時半
談至八時。

(1) Mary Jennison of
Toronto, Canada





柏18

此人為加拿大的社大秘書，其父姓
(James G. Endicott) 同。她曾到北京
在六月初出席太平洋區域社大女會聯席會。

(2) Daw Khin Hla

17 Wingaba Road
Rangoon, Burma

此人為 Rangoon 的 Women's Welfare
League 會長。前任國會議員。在今年一月
我與化化代表团到仰光時，我也之初次見面。
她和 Jennison 同從北京到柏林。她
也曾出席於最近在 Vienna 召開的世界
婦聯大會。

(3) Evelyn Prietzel
Berlin - Karlshorst
Traskow-allee 62

德國女子年約二十左右，曾在中學讀過六年
英文，再於去年在新津學校讀了一年英文。
政治水準遠不及 Marie Letcher. Karlshorst
在柏林市郊，乘三十分鐘火車。



1952年7月1日



今晨收到入席券一张，记录如下：-

Conseil Mondial de la Paix
Session extraordinaire - Berlin 1-5 juillet
1952

M. Tchen Han shen (Chine)
Membre du Conseil Mondial

上午和墨西哥人谈话，其姓名地址如下：-

Juan Antonis Diaz
1 Avenue 7-07 Guatemala
Republic Guatemala
Central America

又和锡兰来的和尚谈话，其姓名地址如下：-

Rev. U. Saranankara
Managing Editor
"Navalokaya"
Gampaha, W. P.
Ceylon.



195 年 月 日



柏20

下午四时则保险大厦，即此次和大会特别会议的地点。门前有苏、美、英、中、法五大国国旗。两旁为德、意、日及德属所部和大之旗。

自四时半开会直至六时十分。先由秘书宣布开会。继由柏林大学教授 Dr. Walter Friedrich (德籍主席) 报告。再由柏林市长 Friedrich Ebert 致欢迎词。席里主席做报告约六十五分钟。Le Président Frédéric Joliot-Curie. 末由秘书 Giorgio Fanoaltea (意大利人) 宣布开会程序。大会中将有三分继续作讨论：一

- (1) 关于德国问题之和平解决
- (2) 朝鲜战争之立即停止
- (3) 裁军办法和和平公和

晚九时，十一时半开会。报告者有英国人 Gordon Schafer 及西德丹麦诸代表。



7月20



上午在 Johannis Hof Hotel 译出
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计五页。下午9时开
出七时半开大会。晚九时至十二时又开大会。
仍讨论德团问题，郭沫若为大会主席。

晚间回 Johannis Hof 时与智利诗人
尼普达同谈，谈甚久。尼普达夫人早比返智利。
据云，尼氏此次第二次来柏林。第一次来时
介绍过等语，未详谈清。

晚间遇三人可以寄利物者：—

1) Madame Hoereth-Menge,
München 23,

Parzival Str. 53.

此妇年约六旬，甚能谈演，对和平运动
已有很大的力量。其夫为一富家出身。手
上戴了三枚戒指，而衣服亦非常讲究。
大约她是一个上等的中产阶级人物。





柏22

2) Dr. M. Frenkel,
Düsseldorf,
Beethovenstr. 16.

此人於1927年柏林大學畢業，現任
律師職務。彼對東歐及西德的經
濟情況甚為熟悉。可看英文但諳德
很少。

3) Inge Solger,
Berlin-Pankow,
Vinetastrasse 13.

這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她在大会上工
作甚忙。據云她有許多則過中國去的友人。
她自己亦能說英語。此人甚老實，純中產
階級出身。

晚上和俞素英改梅汝璈關於昨
開庭的譯稿。因遺漏及錯誤甚多故弄到
天明三時半方完畢。



7月3日



上午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开会。第一部分仍为谈德国问题。第二部分由日本代表河村一大谈日本问题。继以梅汝璈之言。梅氏以有越南代表吴拉做报告。

和荷蘭友人谈话。彼称1948年在纽约见面后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在兴相会。其通讯处为：—

Joris Ivens,
c/o Direction Film Polski,
Putawska 51,
Warsaw, Polen.

又通新西蘭大學一對。其姓名为：—

Mr. & Mrs. W. T. G. Airey,
Ass. Prof. of History,
Auckland University College,
New Zealand.





柏24

十一时45部休著同赴德国科学院
参加 Leibniz 的纪念会。听到 Wilhelm
Unverzagt 报告 „Über Sinn und Aufgabe
der Frühgeschichte“。报告中放映幻灯片，
说明考古方面的资料。

午十一时45分部在 Johannisstr. 301
处吃中饭。饭后即赴大会会场。三时南大会
部讲朝鲜问题。约十八分钟。

午七时，在朝鲜问题小组中，大家
根据部的讲稿，要求世界人民做到
五点。(1)停止细菌战，(2)停止屠杀战俘，
(3)建立和平条约，(4)完成谈判，
~~确定时~~ ~~议定书~~，(5)用公平合理的方法解
决朝鲜的现状问题。

在会场上遇到一位匈牙利教士，
他和美籍宗巴认识。能说英语。



Bishop J. Péter

Debrecen

Kálvinter

Hungary

晚八时半後用政府招待所 (Gästhaus von der Regierung) am Thälmanplatz 設宴請
亞洲及太平洋沿岸的各國代表。到者近百人。
賽倫堡及波奇等領事。席上見 John Barr
夫婦及印度新到的女代表 Mrs. Kiplani
and Mrs. R. Chakravarty。

同席有加拿大的 Mary Jennison, 美國
的 A. Kingsbury, 和澳洲 Sidney 的 Mrs.
Street. Street 與 Johnson (Dean of Canter-
bury) 友善。她現赴倫敦去做工。

Mrs. Jessie Street,

Pad. 1280

Ext. 559

5 B 9 Park West,

Cables:

Edgware Road,

Freedom London.

London W. 2, England.





柏26

7月4日

在八时即参加小组会议讨论朝鲜停战问题。Mrs. Jessie Street亦在议小组。至十时方散会。

在大会中听到 Kingsbury 的报告及 Madame Cottar 的报告，均甚佳。这两篇报告最宜合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听众。

下午四时闻大会听到普伦堡的报告，全对美国人民讲话。报告文辞朴实，且内容异常丰富。历时只半小时而已。

普伦堡讲完及有 Howard Fast 的录音片，说明美国和平运动的近况。历时八分钟光景。

闻朝鲜问题小组会议自七时开至晚九时半。通过报告草案，将部的五修併成两修。十时晚餐，因太疲倦整夜未去开大会。十一时半即就寝。





7月5日

印度代表中此 Mrs. Chakravarty 为最有政治头脑。她的丈夫是以前 Prof. Triparari Chakravarty 的学生。她本人在今年二月被选入印度国会为议员。她和 Hygen Mukerjee 二人是 Calcutta 选出的两位印英的代表者。

Renu Chakravarty
Member of Parliament

14/6, Gariahat Road
Calcutta 19.

她深得毕朝印 (贾邦)。此次她所以能得刘设恩尔图是由于她一面亲自去和尼赫鲁谈话，一面拉了 Mrs. Kaliplani 同来。按之 Mrs. Kaliplani 以前在 Banaras 大学做助教，年三十三岁，而其丈夫已六十二岁，即临时人民党 Peoples Congress 的领袖。



 柏28

拉納爾代表 Saranankara 云，
Mrs. Kalipani 是 Mrs. Chakravarty
的好邻居。她们二人最好是在一起行部。
Saranankara 编辑 Shinghali 文月刊
名「新世界」(Navalokaya)。他以前
在泰戈尔家读书五年之久。故識得印
度朋友甚多。

九时由巴西人同赴大会会场。此
人曾在倫敦读书，现年已七十，任巴西学术
主席。其通讯址为下：—

Abel Chermont,
73 Rua Sá Ferreira,
Ap. 1001,
Rio de Janeiro
Brazil.

彼对新中国甚为同情。

十时半印度代表 Mrs. Kripalani
做报告，计十二分钟。其在印度的通讯处：



Sucheta Kripalani

6 Jantar Mantar Road,
New Delhi.

的十二时半在黄浦区南和为 H. Saranankun
做报告。该报告要全世界的宗教人士与
联合国反对战争，保持和平。其月刊在国
际被认为进步的刊物之一。

一时在黄浦区南和会上遇见 J. C.
Storabine, 得从巴黎来开会，仍代表
纽约工人日报。另有两位美国女代表

(1) Mary Russak

23 East 124 St.

New York 35, N. Y.

此人认识 Mary Russak 及 Talitha Gildad.

(2) Mrs. Isabelle Cerney

2465 Alpinet Road

Menlo Park, Calif.





柏30

以人中年婦女在 California Labour School 任教職。Marble Park 為 San Francisco 的郊區。

下午四時半開大會。報告者有南美洲代表。以智利詩人洛魯達的為最扼要的報告。古巴的代表談及西不列斯頓。阿根廷的代表亦有談毛病。

下午六時半大家從 Johannis Hof Hotel 出發，用了雙層大汽車一輛向德國總統官舍赴宴會。上層坐37人，下層坐30人。

"Im Namen des Präsident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Wilhelm Pieck

begrüßt Sie den Chef der Präsidialkanzlei Herrn Chen Han-sung zu einem Empfang anlässlich der Anwesenheit der Tagung des Weltfriedensrates in Berlin einzuladen.





31

Der Empfang findet am 5. Juli
1952 um 19 Uhr, im Park des Amtssitzes
des Präsident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Schloss Niederschönhausen,
Orsietykstrasse, Statt."

以上为请帖的全部。上刊德德附之
官印。进门时便出示此项请帖。花园甚
大，树木茂盛。园者在百五十人左右。现为
Mrs. Kriffani, Mrs. Chakravarty, 即苏及
梅汝璈同席。晚餐时有音乐，有歌舞，而
表演者均为青年男女。晚餐是常餐，而
作敏捷可爱。饰景物出心裁。以树枝编
成屏风可以推移。屏风后面又是水泉，值
时可以开闭，而流出的水在石上有色灯者
下分外显得美善。

七时三刻回到 Johannis Hof Hotel 设
开代表团会议，商讨了大会中处理的诸
问题。至已一时半方结束。



195 年 月 日



柏32

1952年7月6日 (星期日)

上午九时乘大车由宾馆出发，至 Stalins Str. 近 Strassberger Platz。赴柏林市民欢迎和大理事特别会议的群众大会。到者五千余人。主席台上坐了三十人光景。印尼二人，印度一人，中国有邵章二人及翻译一人。但竟忘记请朝鲜首席代表韩雪野上主席台。徐经武代表法捷耶夫发现，要德统人去请他，他已不肯上去。法捷耶夫托安统田主席公同道歉而当场公请韩上去。大家站起来鼓掌。韩尚不十分决定上去，我在传力劝其上去。终于上去了。

会场上节目甚多。先有歌舞约半小时。接着化了两小时。我代表团中推章伯钧讲了中德友好国际。十二时三刻至一时三刻又有歌舞节目。二时方返旅馆。散会时群众千余人在大门口鼓掌欢迎。德总统东家亲临现场演讲，约坐一时即去。



33
下午二时吃中饭时遇美国人

Mr. George Wheeler,
Snobarova 28,
Praha 12.

他是 New York 的 "National Guardian" 周刊的记者。1945 年 15 即常驻在布拉格。其全家现住在捷克京城。他认识 Ella Winter 夫妇。闻 Ella 及其丈夫 Donald Ogden Stewart 均在法国南部。

又遇 Mrs. Pat Dooley 在伦敦的工人办报。其丈夫则常驻在捷克，可知道英国方面的读者。

Mr. Pat Dooley,
Kouřimská 9,
Praha 12.

(Correspondent of London Daily Worker & Czechoslovakia Life)

我付了 3 个马克与 George Wheeler





柏34

订阅 "National Guardian" 全年，由 Praha
寄北京邮费 46 年。

据 Mrs. Dooley 云，在 London 有一位
可以协助「中国建设」的推销者。

(1) Lord Strabolgi,
House of Lords,
Westminster, London.

(2) Arthur Clegg,
75 Parrington Road,
London EC 1.

此人为伦敦工人日报的编辑。地址即日
报的地址。

晚间开大会，由七时半起至九时半止二
小时。此为大会首次开会。通过了数件议决案。
其中主要的有三种。(一) 国际结盟问题，(二) 国际
朝鲜停战，(三) 十一月间召开世界和平大会。

晚餐时遇一位英国作家。其
著作皆为科学史方面的。在他十六种



大小著作中，最要者为(1)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2)美国的科学家，(3)二十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第三卷出版了仅一个月光景。其通讯家为：—

J. D. Crowther,
12 Mytrecourt,
Johns Mews,
London W.C. 1.

他是英国和平运动的创始者。Joseph Needham 尚是他的后辈。他对于 Needham 不甚熟悉。

据他说英美背景不同，故科学家的态度亦各有不同。他说 James Madison 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为 James Madison 在 "Federalist" 表露自由神像时，即露出等级的主义。

Crowther 以良好敏捷智慧赴伦敦。他很欢迎中国去看书。





柏36

7月7日 (星期一)

早晨以与吴翊寅等文到二人同赴 Alexanderplatz 140 商店购买用品。午饭后曾与 Joseph Strehlin, Mary Russak 以及 George Wheeler 谈话。此次美国人到会者除 John Bair 外均为特邀代表。人数有五位。

午后独自赴 Alexanderplatz 购书。用去 9 马克。遇 Letsch 知其 Leipzig 地址是暂时的。永久通讯处为其家邸：—

Rosemarie Letsch
Mühlhausen, Thüringen
Wahlstr. 34.

巴黎今晚报记者要中国照片，其通讯地为

Georges Soria,
Foreign Editor "Ce Soir",
37 Rue du Louvre,
Paris 2^eme.

晚七时赴中国大使馆宴会，汽车行三十三



5. 鐘樓口。這是一個郊外的地方，好像在
Schulstraße。要經過 Stalinallee 方到。
中國大使館對面即為蘇聯軍管區，故
戒備頗森嚴。

使館建築為是戰前所築，係一般
住宅，但頗適用。董大使年幼時，前在
新四軍政治部做事。李一氓的義人王姓亦
曾在使館裏任職。今晚飯菜非常適口
恐係馬主外，係使館中最好的廚師。以
赴廚房參觀，知廚師為廣東人。蔡其錯
時之談話甚久。

同席有陳鳳桐等。陳鳳桐曾留學
日本習農業經濟。抗戰時在冀魯豫區任游
擊隊工作。今任北京農業科學研究所所
長之職。此次於四月間由二石赴魯豫參觀
看到蘇聯。最近到 Leipzig 農業展覽會。昨日
返蘇聯，繼續參觀農場水利。八月將返國。





柏38

7月8日 (星期四)

上午九时赴 Friedrichstr. 133 (Berlin NW 7) 到 Optiker Radke 配眼镜一副。
该店自1869年创办, 现已多年。主人甚殷
勤, 且动作敏捷, 非常合做眼镜。

配我的读书眼镜为 R. Yh. - 5.5
L. Yh. - 6.5

十一时由 Johannisstr. Hotel 乘火车
Hotel Newa, Berlin N 4, Invalidenstrasse
115. Ruf. 42-54-96. 此室在德北
火车站之对面。火车站已修好钢骨架子,
但旅站却未有损失。故 Hotel Newa
仍可算是柏林最漂亮的旅站。

遇以下三人, 对于「中国建设」均有兴趣。

- (1) Miss Rose Kosky,
National Assembly of Women,
174 Uxbridge Road,
London, W. 12.



(2) Leif B. Gundersen,
Foreign Editor, Land og Folk,
Dr. Trægade 3,
Copenhagen K, Denmark
Postal address: Marielystvej 4 B,
Copenhagen F.

(3) G. Lewin,
% DIA Transport-Maschinen,
Berlin W.8
Mohrenstr. 60/61.

下午 Walter Gollak of Verlag Volk u.
Welt 来访问, 携来英5打字机一架。并
说该部数为 22-58-51. 说他打
电话叫 Jürgen Kuczynski 的电话。
办公室为 22-63-60, 私人住宅为
56-09-90 但他说现在郊外已经于某月日
才通市。办公室在 Deutsches Wirtschafts-
institut, 在 Clara-Zetkin Str. 上面的。





柏40

晚十一时半，我等十五人乘赴
东大车站。Raemarie Litsch & Jutta
Stelzer 同末站送行。另有招待员及翻译员
Rudolf Abel

Berlin - Niederschönhausen

Friedrich Engelsstr. 67.

东来料理行李等。姓大埃尔乘末站送行。
火车甚为拥挤。幸我等省用了三等
大车方可坐十六人。晚十一时半方鸣笛
开行。

同车厢者为朱子奇, Mary Russek,
马宾那及李恩伯卡瑞。李夫人乃法籍,
曾在 Ecole Normal Superior, Paris, 任
教授十八年云。

车行时甚为拥挤。我因多忙疲
倦，故时间睡着了。半程火车到东德
的东部。



7月9日(星期三)



晨间三时抵 Dresden 已天明矣。
车站附近的房屋被战争烧毁者非常之多。
沿途所见，一片惨状。工厂被炸毁者到处可见。惟在颓垣废墟之中仍有新建的工厂、住宅、学校、及俱乐部等。

沿途风景非常美丽，尤其是入捷克境内，沿 Elbe 河一带山林起伏，村庄密集。兴即古代所称 Bohemia 已确也。六时到捷克边境大站名 Decen，站旁即是 Grand Hotel，规模甚大。面前有一大广告，上书：‘常用语 → 战争、社会主义 → 和平’。在此因待火车头直至八时半始开行。十二时一刻方到捷克首都 Praha。

先由车站（兴为 Masarík 车站，与莫斯科的 Wilson 车站相比则较小）到和平理事会。再入 Alcron Hotel 第 430 号房间。午饭后去大使馆。见译希林大使、孙世荣秘书及吴文惠等。





柏 42

7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 21:14 介绍一位在布拉格世界青年联合会做事的 mandalay 人 Ko Tun Seighn 来谈话。在饭厅遇见二位有趣的人物。

(1) Mireya Lafuente,
V. Letelier 1345,
5 piso, Dep. 2,
Santiago, Chile.

此为一女画家, 据云将去中国为邵沫若画一相照。

(2) Mr. Jakob Majus,
Post Office Box 1777,
Tel-Aviv Israel.

此人为 Israel Peace Committee 的 "National Secretary". 据云以色列职工会系世界职工会的一部分, 以便退出改隶于黄色职工会部, 现在左派派相角逐甚力。左派势力犹佔优势。



四十光景。

上午在旅館看報，關於保加利亞的一些零碎書。保加利亞在解放前的土地制度，比波羅尼亞與匈牙利波蘭等國不同。1878年俄國軍隊戰敗土耳其後，保國的大地主已被驅逐出境。故土地集中的程度不如波羅尼亞等國。

午後三時半赴蕭三寓，茶值。再訪李一氓、朱子奇、鄭森南等住宅。茶話後，由大旅館的周秘書同遊布拉克最高的公園。園中有瞭望台，全係鐵架鑄成。登梯而上，達二百九十九級方到頂上。遠望全城風景甚美。蓋園在城堡之中，俯視Vltava河，迂迴貫串全城，河上有橋八座。樹木茂盛，花卉鮮明，房舍林立，街道整齊，洵歐洲最好城市之一也。

晚由馬賓館同至Hotel Europa晚餐，二人
用去388 crown，合美金七元餘。





柏 44

7月11日 (星期五)

晨间听 Mureya Lafuente 早餐。出
旅馆时，沿空院在街上散步半小时之久。
回房间后看报纸及阅读保加利亚之
书籍。

午餐时听印度工合代表 Dange。
即谈列印度历史。据说云，马克思在
Capital 第一卷论本部讨论英国原始累
积时有一个注解云：行，说到 Pre-historic
时代农奴可以定为相当自由的个人农奴。
以资封建社会以前的农民了。

Dange 之意以为印度自 1500 B.C. 到
450 B.C. 或 350 B.C. 时代为奴隶社会。
但封建社会则始于 185 B.C. Post-
Murya 时代。Mahabharata 时代为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开始在大
王开始收大量地租。以乃 Murya 时



代以设'的事。为时讲来,中国和印度的封建社会是差不多同时起来的了。

又 Sangeet P. C. Joshi 仍是 Secretarian 而趋於 Rightist deviationist. 他所办的 "India Today" 不是以代表印共的主张。前在 Bombay "People's War" 编辑部的 Charya 现在 Bombay High Court 做律师, 而 Kammaramangalam 也在 Madras High Court 做律师。

卡南布 Aftikar-uddin of Karachi 误话, 先知被定为印共之党员, 在 1947 年前曾秘密加入国教同盟。今则在巴基斯坦为反对政府之领袖。

晚间与马安初王大使谈。八时半和中国人三十八人谈话。朱子奇, 周亮远, 武崇梅等中, 秘书孙世杰, 大使译员林等均在场。马讲国内情形, 林讲国际形势。当时应用车返旅社。并清帐目即就寝。





柏46

1952年7月12日 (星期六)

晨六时起床。五时三刻由马寅初周养道同
车赴布拉格机场。晨时李一氓亦带私仆。
送行者有朱子奇, 郑森西, 谭希林, 孙世杰, 及
保加利亚马立捷大使徐一孝秘书。

八时乘飞机南行, 机为捷克斯拉夫 ORG
75号。内有座位十八。乘客只十人。九时五十分
抵 Budapest, 即匈牙利京城。在机场停
半小时。机场建筑甚佳, 客室亦甚宽敞, 侍
者用德语沟通。飞机中侍女亦说德语。

再上飞机, 十时半南行。过罗马尼亚境,
过多瑙河, 入保加利亚境。下午一时抵索
菲亚机场。计在上空自布拉格至索菲亚
共飞四小时二十分钟而已。

到索菲亚机场来欢迎者, 除曹祥仁
大使及何倩秘书等中国人外, 有保加利亚
人二十余人。内有科学院院长, 教育部



文化部部长，文艺教育协会主席，广播电台主任，统计学家，外交部官员等人，及名作家 George Karaslavof，索非亚大学教授校长等数人。在机场餐厅坐下，稍进酒及点心饭后，即乘车入 Hotel Bulgarie。我字人住163号房间。除谈较 Alcron 为精微。

三时（柏林及布拉格时间为二时）大家在 Hotel Bulgarie 吃中饭。席间有大学教授及银行信贷者一人，能讲德语。幼时在柏林通学，去年曾到柏林去演讲过。其姓名地址如下：

Prof. Synko Toscheff,
Uet. Ivan Rilski 55,
Sofia, Bulgarian.

他解读英文，但说得不够好。

与 Karaslavof 最近到过朝鲜及中国。因因故曾用一个月工夫写了一本《自由的中国》，及因桂中朝两国的文章甚多。他对新





木白 43

中国非常热心。谈到杭州的风景及杭州的天气，竟津津有味。

我的房间中桌上摆着许多东西。七大瓶的菓子糖。一大盆水蜜桃，上面放着樱桃。三瓶^{保共}文日报及^{保共}报纸，^{保共}利物^{保共}保用的根等者。另有^{保共}包不同的捲烟，两盒火柴。四只玻璃杯，一杯咖啡。一盆鲜花，两花瓶另一种鲜花。

索菲亚最大的报纸为保共的机关报，
на 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 每份售价 20 ст.
保共中央的书记兼政社经理为

Вулко Червенков.

(Vulko Chervenkov)

保政府的外交部长为 如 Mincho Neychev.

下午六时半在保馆译员何倩(锦州人)
及二等秘书宋北瑾来馆等商量参观
日程。预备在保国参观一星期再经莫
斯科回国。



晚餐前我等以索菲亞為學

廣東興寧人楊燕杰同車赴 Vitorshav
山遊玩。此山距索菲亞城市約二十公里，
高約一千七百呎。山中多 Bigalos，
樹仙木危。沿途甚多青年男女，步行入山，
且行且談，甚為愉快。據說每年暑假
全國有學生到此休課，已達以二十天計。
上山之大道為 1949 年及 1950 年青年隊
自願修築。每隊一千七百人，分七、八
隊人力。

山中有金橋 "Zolotoi most" 實
即大石一塊下有流水而已。山在城之
南面，樹木甚佳。星期日來遊者甚多。

保用人表示「是」或「否」的時候則
搖頭，表示「不是」或「是」則反而點頭。
此實與我國風俗完全相反。





7月13日 (星期日)

自晨间九时半起行直到晚上九时半至 Sofia 市中, 计整天十二小时, 去参观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名 Rila 教堂, 是希腊教的东派。教堂在 Rilsk 山, 简称为 Rila 山的山中。此山高一千七百呎, 但教堂是在一个二千呎的山峰上, 有最高的山峰达三千呎光景。教堂是圣伊凡 (Ivan Rilski) 在 941 年开建的。圣伊凡 946 年去世时享年七十五。以后继续他的事业的为 Neofit Rilski, 1793-1881。此人领导保国人民一面反抗希腊方面宗教的压迫, 一面反抗土耳其方面政治的压迫。1882 年为 George Dimitrov 的生日。

Rila 山离 Sofia 城南有 150 英里。我们用三架汽车 (七个中国人加上八个保国人) 行三小时方到。中国人为易宾初本、张晋祥、仁、杨照杰、何倩、宋兆瑾及我。保国人有作家 George Karaslarof (去年十月到过中国), 经济





教授 Dymko Tosheff, Valentina
 Gantchafska, Olga Michailova
 (這兩位女士都在文化聯絡局)。沿路看見
 許多村莊,有合作社的種植菜場及菜園。
 經過一城市名 Stanke-Dimitrov.

據經濟教授談,保國有五千農
 村,个个都有各種合作社。但農業合作社
 現在只有29%而已。有些地方農業合作社在
 法西斯時代已經停頓而堅強地維持。許
 多革命人士都埋伏在合作社的組織中。

Rila 教堂始於941年但直到
 1335年方大規模地重建起來。土耳其軍隊
 在19世紀時曾將此教堂焚去。以後在1
 9世紀恢復了。到了1870年又因失火而被
 焚。是年再募資重建,成即現在的模型也。
 教堂的周圍有四層樓的住宅,圖書館,及博
 物館等。這教堂保存了斯拉夫的古文。故
 至今仍以興著名。常有旅客往來 Hotel Balkana,
 Bulgaria



旅馆设施相当现代化。我们在此吃了中饭，且用了房间睡午觉的一小时。

下午九时左右在书 George Karaslavof 谈天。他提及保国最有名的一本历史小说，是描写土耳其人如何压迫保国者。作者为 Ivan Vagor，已去三十四年前去世。书名 "Under the Yoke"。因上海有中国某教授从英译本再翻成中文，特以「在压迫下」书名出版。

归途在菜园中停留二十分钟，大吃杏子及桃子。沿路行人及牛车马车甚多。星期日出城游玩的人们不少也。入市中已是九时左右。大街中充满了行人。行人结队成群，男女嬉笑，老幼同行，对汽车毫不顾忌。因汽车非常慢行。此种气氛大约是出于车少人多，颇有农村作用。

晚十时半在大旅馆吃晚饭。十时半方通旅馆。



7月14日 (星期一)



Hotel Bulgarie 对面即保国部会议室。八年前以意即保皇的皇宫。对面便是李来特治夫的墓。我们文化代表团的人 (马季岩及我) 及陈东梅翻译杜今晨十一时到以意相访其第五副主席。第五副主席 Karlo Lukarnov 是管文化教育部的。

出来接待我们的还有财政部长 Kiril Lazarov。据说, Lukarnov 之父为著名的保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妹即现任财部次长。

Lukarnov 行部敏捷, 说话是常迅速而冗多。Lazarov 则甚为沉默, 惟态度非常诚恳而可敬。我等谈话时, 侍者三人搬出无数水果, 鲜菜, 及七种保国所产名酒。另有糖果及点心。谈约十分鐘即告辞。再步行去相访保国文化科



柏54

美術委員會的主任 Ruben Levi.

Ruben Levi年約五十五歲，為猶太種，身材甚高大。談約半小時即告辭。再步行至保共中央黨部辦公室。接訪其文化聯絡部的部長，Katia Arramova (女性)。此人所作文章，曾譯登於本年七月二日紀念季米特洛夫的人民報。她面貌活似 Ida Pluit，但身材卻常要小。

從中央黨部步行則保國科學院，路過 Ivan Vazov 的墓。此即著名的小說家，生於 1850 死於 1921。科學院院長因病不在 Sofia，由副院長生物學家 Orshavatz 出來接待。

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談話，其姓名為 Prof. d. Vassileoff. 彼能德文。從科學院我等去接訪 Sofia 大學教授 Prof. Vladimir Georgiev，此人能講法，為法文字專家。年約三十八，因年計



反对 Prof. Mah 的学说故来者。

Sofia 大学分七个学院，有十二系。学生共九千余人，内是系学生七百余人。教授一百五十人，教职员全称为五百余人。

下午五时半我等赴 Dimitrov 坟墓献花。事毕赴‘自由公园’游览，此园有烈士碑及诸名人石像。面积约 4,000 公顷之大。游人甚多。

七时半赴部长会议室（即八年前前皇宫）参加签订中保文化合作协定之典礼。保国人到者三十五，我方有八人。保外此次长 Ziben Angelov 亦在座。半小时事毕即还旅馆。九时再去大会。到者百余人。有苏联大使，有朝鲜副诗代表团的人，有其他保国官吏。开会时由副主席 Karlo Lukarnov 做主。事毕有保国女子八十余人唱歌表演。所唱音调颇类似印度的曲子。东方最著名。





柏56

7月15日 (星期日)

晨七时起床，八时半醒。下楼时遇一位在美国二十八年之久的保加利亚人。

George Pirinsky,
Bulgarian Peace Committee,
Ivan Vazov 27,
Sofia.

他在美国时曾担任 Slav Congress 主席，在 Detroit 及 Chicago 一带活动。1951年被美参国议者驱逐出境。现任保国保衛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

我們有三輛汽車，一輛於九時出發。從索非亞向東南方行駛。先經 Rilsk 森林。附近為 Isker 河，此河流入多瑙河。利用 Isker 河水，保國人在尖案第一蓄水池將水引至索非亞周圍各地。池之寬有五公里，長有十五公里。預計自今年起後三年方建成。現工事境界已有二十公里長。



自索菲亚行一小时又五十分抵

Borovetz. 以麓山林甚美, 以前为贵族及富豪避暑之地, 即皇帝亦有行宫在此。今则变为工人及职工会的休養所。在此休息半小时再前进。

汽车行一个钟头, 在 Kostonetz 附近一个农村名 Sano Baniä 者停下。此即财政部长 Kiril Lazarov 之家鄉。我们下車看二百个朝鲜孤儿。这一群朝鲜孤儿七月一日方抵此间收容所。朝鲜政府代表团四人亦来此访问。二百孩童, 男女都有, 自七八岁至十一二岁者居多。他们排成二十行, 每行十人, 一起唱歌。歌毕教习和我们大家握手。有几个以为我是朝鲜人, 但我不能和他们讲话。他们依然依依不捨, 拉着他们的小手走了好长时间。参观了他们的图书室, 寝室及



柏52

食量。周波南、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有二百朝鲜孤儿在收容中。据乌尼世列巴特卷了一千页书。在捷克的朝鲜定童半年内已能讲捷克话。

由 Sano Bana 行驶经过一小时又十分鐘到 Plodiv。沿路见肥沃的农场。多烟草、葡萄、及蔬菜。普尔为全国最富的地区。Plodiv 为商业中心，铁形富庶，有十五万人。为全国第二大城。第一大城即索非亚有六十九万人。

到 Plodiv 时入 Belkancourt Hotel。已有许多人在市长及党部秘书长领导下款迎我们。有许多女子捧鲜花放在我们手中。市长也讲了一番款迎词。

三时午餐。同席有十二人。市长、市委及记者大等均同席。有农校教授卡列希。他是研究 *Comitas* 的专家。据说 *Comitas*



要容易保存, 笔好少, 要拉线, 平
长得快。现在这个款都已经办到了。

四时最早在(5)房间休息。房中它价着上写
明每天房租17 Leva.

六时又赴 Plodiv 市博物馆。

该处就有 400 B.C. 时代之金器九件为彼
潘之用具, 在保国南部最古老者。金器上刻
有许多黑人之头部。相传在即时以黑人为
吉利的。说黑人可以带来幸福。再赴一个
民族博物馆, 在古罗马时代城门外。该
馆为 1897 年所建, 但在 1950 年方改为博物
馆。又到 Plodiv 城外最高的山上游
览。俯瞰全城, 一览无余。Maritza 河那一面
有新建的洲际博览会会场, 八月廿六日可以
开幕。中国亦将参加。

八时由 Plodiv 动身。经过一农
业合作社下车参观, 我们听了他们的
欢迎词时, 更宽的要我提意见。



梅60

我便说保用在工作事上是先进的国家。以后要能用文亲密团结，是对于合作社的荣誉，方可达到社会主义的世界。昨天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合作社的农场。取了许水果。多送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也。

晚十时到 Kitchen。保皇以前皇全用有行宫七座，以鹿所有为所有行宫中之最小者，每年不过来住二三天而已。每次来为的是打猎。以打鹿为主要事。故该所建在1942年。行宫或称寝宫中有五十二大间卧室。我们和朝鲜政府代表团住了还有较好的房间。

晚十一时方吃晚餐。同席有七人。最好的保加利亚酒为白色的 "Chateau Euxinograd" 这种出口品国内不易找到。又吃到最好的捷克啤酒。只有14%酒精。为保出口用者。





7月16日 (星期三)

早晨七时用膳。厨中所出食品究与它处不同。盖厨师为以前的“御厨”，故所出均精细而高且也。八时有保加利亚人民军二十余人至此，住街休整所备，排队而来要求中朝两国代表讲话。当由朝鲜首席代表讲了五分鐘话。事毕大家便出发赴 Dimitrograd。

由 Kritchim 休整所过 Kritchim 火车站到 Plodiv 点二十分钟，至此宽抵低低即转道又向南。隔一小时到 Haskovo，此为省会。再向北十公里即达 Dimitrograd。

Dimitrograd 为新建设城市。但自 1949 年开筑，除村庄而外现只有两大工厂，一为水坭厂一为化学工厂。我等停步参观了化学工厂。此厂规模宏大，制造煤气，硫酸，硝酸，盐酸，及肥田粉。据云为精细产品则仅两天工夫。我们走马看花只费



 柏62

去三小时由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

地名 Stalin, 廠前有 Stalin 的石像。工人有三千。工資平均每人可由 1,000 至 1,200 Leva. 最高者可達 1,500 Leva. 據云 Sofia 大學教授之月薪為 1,200 至 1,500 Leva. (每 25 勒瓦化 250 Leva). 索菲亞大學月薪最高者柏林大學。柏林最高者為 12,000 馬克。高者甚至為 15,000 馬克 (如 J. Kautsky)。汽車一輛值 13,000 馬克。皮鞋一雙值 140 馬克。(但柏林理髮匠只月入 300 馬克)

我們參觀化學工廠時廠中鳴汽笛致敬。並放出中國歌曲的唱片幾種。一時半至二時半吃中飯。三時至四時半休息。

四時五十分開往新 Dimitrograd, 直達。七時才抵 Plovdiv. 此城甚為熱鬧。八年前為十二萬人口, 現則二十萬左右矣。

晚十時半方抵索菲亞, 回 Bulgaric Hotel. 十一時吃晚飯。一時方就寢。





7月17日 (星期四)

早晨畢到 Sofia 街上散步。見市中所
集蔬菜均較柏林布杜克低廉，而所售
工業品則均較昂貴，有時要貴四倍光景。

昨日在 Plodiv 農業學院 (Academy
of Agriculture) 院中 Prof. Daskalov 所
栽培的 tomatoes & water melons 甚好。
此人對信用農業有貢獻，年已五十餘。

上午十一時到飛機場。乘 Z^{TUE} 18431806
飛機由 Sofia 直達 Stalin。機中座位十四
個。我們中國人七位：馬季蒙、我、楊、陳及
左使館的何倩。三位信用農人，四位保
國黨記者：Karadarov, Tosheff, 及保計
部二人。飛行常在 2700 呎上面。每
小時又五十分即到。乘飛機接我們
的有六人，內女子一人。六人中有二人說話
表示歡迎：一為市委書記，一為此地大學校
長。Stalin 人口不過十萬人，此校甚



为培养理工人才者。

Stalin 大学校长年仅三十二岁。为保共所指派。可称所有大学校长中年纪最轻者。他曾写过几本关于合作社的书，都是为学生用者。其姓名如下：

Dr. Marko Valkanov,
Rektor Stalin University,
Stalin, Bulgarian.

在索非亚中央文化联络局做事的两位妇女，都懂德文。一位身材较小，西党性很强的名：

Dr. Valentina Gantchowska
M.M. Hristo Michailow

14,

Sofia, Bulgaria.

(Hristo Michailow 为 1942 年起警察起薪者，在大街上被当时反部政府所害)

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喜欢装饰者，其姓名：



Op. Olga Michailova,
Uet. 11 August No 14,
Sofia, Bulgaria.

11 August 为 Balkan War 的纪念日, 因此
用为假日。

我等到 Stalin 城飞机场已下午
一时。由机场乘汽车至海边有二十五分钟。
要经过城市中心, 及大学校舍。Stalin
原名 Varna, 古时 700 B.C. 时为塞人
居住地, 名 Desoa. 海边游泳者甚多。
我等入 Balkantourist Hotel, 我住 93 号房。
由窗中可以俯瞰海水。海水碧绿, 差不
十分深。

晚八时半去参观附近一岩石中的
古教堂为五世纪六世纪时代秘密的希腊
教堂。归途沿海风景甚佳。晚餐时样
子有八十位, 人数计五百位。餐时有许多人
加入民族舞及至个舞。十二时始就寝。





7月18日 (星期五)

保加利亚中部的北面有一个纺织业中心，叫 Gabrovo。此地的人们一向是以蓄刺为著名。其蓄刺情形，都是全国所知道，且已成为茶余酒后的笑谈。

譬如有下列数项可以作证。(1) Gabrovo 的人持手錶及松链视间停了，以便只让它白天行使。(2) Gabrovo 人到索非亚乘电车，必须每站买票，因恐买票时袖中的刺或若不被刺透即死之因而造成麻烦。(3) Gabrovo 的医生死了以后，葬礼即用其生平所挂的网阵作为墓记。

今日午前看阅关于 Georgi Dimitrov 的传记。他在 1933 年十二月十六日在 Leipzig 法庭上辩护时曾引用哥德诗人的诗如下：

"Lerne zeitig klüger sein"

Auf der Glückes grosser Waage
Steht die Zunge selten ein;





Du mußt steigen oder sinken,
 Du mußt herrschen und gewinnen,
 Oder dienen und verlieren,
 Leiden oder triumphieren,
 Amboss oder Hammer sein."

下午六时由巴爾幹旅客客棧乘汽車去採訪
 保國總理 Chervenkov。沿海邊的山脚行二
 十分鐘方到。此地為舊時 Ferdinand 皇帝所
 築的行宮也。在入門以 Chervenkov 夫人即
 站立即表相迎。握手而同進大門。夫人為
 Georgi Dimitrov 的妹妹，相貌極其像。
 Chervenkov 夫人定下五分鐘後，Cher-
 venkov 方走出來接客。身穿中山裝。身材
 異常筆直。眉毛甚濃一如作家 Karaslavov。
 夫人現任保共黨的中央幹部學校校長。
 其口才似勝於總理。

再閱五分鐘光景，蘇聯總顧問步入
 宅邸來和我等談話。三人中間以蘇聯顧問





木箱68

最为便误。其次即 Chervenkova 夫人。总理则甚沉默。在言谈中马寅初出了两个毛病。(1)他说苏联领问在中国用的十有九是饮酒很厉害。但不像美国以前的领问那样胡闹。以兴两用领问相提并论，实互不确实。(2)他说保洛理的衣服也已中国化了。其实中保两用新服装，都是所谓列宁式的。又马寅初要说苏联有三千人是过了一百岁的。被我拦止，陈嘉庚便没有译出来。此事终可由苏联领问说出，我们只可向他询问不宜作为新闻告诉他。

谈约三十五分钟即告辞。大家在大门外照了一张相。苏联领问用照相机照了一张，保用人又照了一张。但这仍由作家照。彼地 Chervenkova 家甚熟悉。其地址如下：

Georgi Karaslavor,

Ud. Vila Blagoeva No 1, Sofia.

晚逝海滨公园。九时半方返旅社。晚餐。





7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半由 Stalin 海达乘汽车赴新 Stalin 城西北三十五公里地方一个合作农场。合作社由 930 人组成而成，耕地共有二千五百中国亩光景。所种为小麦，玉米，葡萄及核桃等。有马一百五十匹，拖拉机二架及收割机一架。收割机有两个动力机均用柴油或植物油。工资每天每人平均 (工作人) 3.7 公斤粮食及 1.50 卢布，共合每工作人平均每天 1.80 美元。合作社社员有土地者可得年租每亩中国亩 2.00 卢布光景。

合作社中有新被毒军队看守以防火灾。有托儿所有小学校等。工作人中有希腊的流亡者来此已三年。有女拖拉机手，曾学过三个月的功课，技术方面不甚熟练。

回海达时午饭时已一时半。正值大雨。三时由 Balkantourist Hotel 出发。二十分抵克机场，仍乘 Z.TUF 18431806





柏 70

早晨在回 Stalin。雖有兩面車感不便，
因汽車直接到蘇聯門口也。上午九時。
只一時半即飛到索非亞機場。回家宿
(Bulgaria Hotel) 後曾赴街中遊玩。

晚九時大使館設宴請保加利亞人士。
我奉為法賓。曾祥仁大使年六十三，時歷
兩方面重要經驗。客人未幾，使館職員亦
排成一行全來分散於客人寒暄。於是圍成
客主兩起分行太清楚。座位亦未定，以政
要人物為客，協定的科學藝術文化委員會的
主席 Leri 及索非亞大學校長 ^{Prof.} B-p
B. Lagumup Zopruet (V. Georgiev) 均在
末座。我即乘機坐在他們兩人中間以便談
話。Leri 在莫斯科十年，而校長則曾留學
於 Vienna 多年云。

繼 Torscheff 介紹其夫人及一位有名的演
員及寫作者。談至十二時方告別。





7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十时赴自由公园' 建造的一个少年
文化宫。此为某公爵之府邸，其建筑甚壮观，
花园亦甚精美。有楼房三层。据云李维
斯人已为六十九岁，而青少年队组织了
四第三千儿童。其中有五千处兴灾(文化宫)
有闲余。

儿童文化宫仿照列宾格拉市的模
型。对于机械模型的讨论最为完美。
如海军船隻，工厦机噐，不费场工，造
着森林等无不有所讨论，使儿童学
习实际情况。

我等到时有儿童四十余人来相迎，
送花握手甚为殷勤。均自十岁至十七八
岁的年龄。男女都有。我等参观约
一小时，然后他们表演 Ballet 舞，作
操，朗诵诗歌，集体合唱等节目。





柏 72

表演完畢大家坐下吃水果，有桃李
五型三種。十一時三刻告別。

拉通旅館的途中參觀了索菲亞
經濟學院。去年該院脫離大學而獨立。
今有學生四百餘。下半年要到六百餘人。
其講堂大者可容二百餘人。學院內分
四科。計劃經濟為其一。其教務主任
懂英文，習統計學，姓名为下：

Rumen Yanakiev,
Uel. Pann Grozdanov 64,
Sofia V.

下午十二時半赴保國科學院。舉行
關於經濟的座談會。到者有院士及教授
等十九人。主席為科學院院長 Todor
Pavlov。彼乃研究哲學及文藝評論者。
年已六十餘。先由保國人質問，我們三
人回答。再由我們質問他們回答。



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成份。可惜则会有某些学院派而马寅初所答太敷衍而近乎普通的空话。座中虽昨晚所见的能表演又能讲会的 Vladimir Trendafilov (此人曾留学于苏联, 已前在帝俄的中学) 议会中知道保用的 deca 即等於我们的一亩面积。又自1950年来美国施行对保用岐视政策以来, 保用向西欧及美国的出口由26%已降至1.7%矣。今日 Tomatoes 仍运往西德。以前26%时年有二亿盾的输出。现仍有水运及其它货品运往巴西。

座议会於二时三刻结束。三时返旅馆午餐。四时半赴 Dimitroff 墓亭前, 即在旅馆的左边。墓建筑一为红墙上的列龕墓。Dimitroff 墓米特高六尺, Cher-



 柏74

Winkov之高大，其身材較別客為高大。
由此再赴革命博物館參觀一小時光景。
博物館的陳列很少用玻璃。多用木板，
在木板上畫圖及標帖圖片。佈置方法甚
好，惜空氣不流通而已。

王明(陳銘虞)的女兒在1930年代即
給季米特洛夫為女兒。說她和季夫人都在
莫斯科。季米特洛夫逝世後，她曾到過
索非亞。從相片上看見的。

下午六時半在旅館開記者座談會。
回答了七個問題。其中關於中蘇關係及朝
鮮戰爭的中國知識份子二題是我回答的。

晚八時赴保國科學藝術文化委員會
的宴會。這是錢劍的性質。教育部長等均
出席。與科學院副院長物理學家談話甚多。

Georgi Nadjakov.
此人前任索非亞大學校長，今兼任保國科大大主
席。他比我同年，生於1897年1月。陳漢民。



7月21日 (星期一)

早晨9时起床，五时半从 Hotel Bulgarie 出发去机场。送行者二十余人。Popov, Levi, Georgiev, Nadzhov, Amarov, Karashev, Zorcheff 等人均到。由于因班机从 Bucharest 来者未到，七时零机可开出。于是文委主席 Ruben Levi 电话请派飞机送马寅初及我二人由索菲亚至莫斯科。八时三刻班机开行，机号为 CCCP 1802 号机。

临行时与以上诸位握手，Valentina Janthovska 与 Olga Michailova 亦来握手。陈苏妮及杨薇亦三人提行李入机。起飞后一时即抵 Bucharest。机场甚好，与 Budapest 类似。客厅长大，内有图片甚多。中国文工团表演的图片亦在此陈列。停半小时后飞机起飞，约一时半抵 Odessa。此地机场不好，无水泥的跑道。当陈苏妮下机。Intourist 的七位女子招待员已到。和我们谈话甚相宜。五十分后飞机





柏 76

机又起飞。从四小时半至五小时半方抵 Kier。此间机场较好，有水泥跑道。Intourist 女子导游讲俄语及法语。据云她由中学毕业后，考入外国语学校，习法文三年。该校有学生约四百人。共有英法及西班牙三种语言。

由 Kier 乘二小时半车到莫斯科。此时已是下午六时半。保国大使馆派员来机场相迎，谓大使某女同志因病未能亲来等云。此时我大使馆亦有二人来机场。与保国人群列成队同乘汽车入城。使馆汽车的驾车者亦中国人。七时半入 Gashimier National 第 129 号房。休息片刻即入餐厅。

马宾初和我二人晚餐，用去五十七卢布。遇 Joe Starobin 及 Clark 夫妇。





7月22日(星期二)

昨晚十时三刻由民族旅馆乘汽车到莫斯科机场。行三十五分钟，车钱为六十卢布，驾驶员为 Intourist 的女子。同行者除马塞勃外尚有何慧芳及贺晓初二位。何原欲赴意大利参加社会 Davindri 大会，因不符入境签证故改赴东德之艺术大会。贺则为人民银行之职员，因月间因莫斯科间国际经济会议而来任面大使馆工作，故方通用。

我们四人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李渭川及秘书刘锦来料理行李及旅费等。马和我二人借用大使馆 1,706.40 卢布，当即用去 840 卢布的加重费。像保加利亚政府送我们礼物有两大箱甚重，不符支付货款也。

晨二时起床，所乘为 CCCP 1719 号机。晨二时到 Kuzan，在机场一领茶一杯。行二十五分钟又同行。又晨二时半到 Sverdlovsk，机场较大，在此吃早餐。因去五时





宣布。Sviadlovsk 确有大站，但布置仍极简陋。厕所亦仍然不乾淨。门内陈设一为庙宇，毫无艺术观念。查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与拉丁民族不同，前者有勤劳后者好享乐。

由 Sviadlovsk 乘二时一刻到 Tomsk。此处又停半小时。再乘二时半到 Novosibirsk (新西伯利亚)。时已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北京时间八时，当地时间七时美。今日共跑了逾九千公里。

到新西伯利亚机场，吃了一盆汤，鲑鱼肉汤。稍事休息即到新机场不远之客寓 17 号房间。我们的人同住於一个房间。

晚六时(莫斯科时间)赴市串逛。新城与旧城对照非常清楚。为鼎盛世纪之历史。七时半返机场吃晚餐，当地时间已是十一时半美。有年仅三十岁之女工料理伙食，其精神甚为美，行动敏捷，颇似工厂中之一位老经理。莫斯科时间一时(本地五时)天刚晨曦即又上飞机向车尔奇。





7月23日 (星期三)

由 Novosibirsk 花两小时达 Krasnoyarsk。
在机场吃早饭。四人用小麵包，煎鸡蛋，牛油及
茶，共费二十八卢布。停留十五分钟即又乘两小时
半达 Irkutsk (伊库次克)。时为当地时间十二时。

伊库次克气候凉爽。远不及莫斯科的炎热。
我等四人 (马陈，何其芳，贺绿汀) 住桥下第二号
房間。参加八一建军节的捷克人十名亦在
此机场旅舍中。午时同至食堂进膳。其中
有一位能英语。闻捷克来文工团及来自其军
队。共二百五十人。要在中国留三个月，表演三
五次。其中两人为汽车厂工人，要留中
国六个月，帮助我们修理 motorcycles 等机械。

晚六时求在机场公园散步，遇两个女孩约
十二三岁。向我们要讨二十个 Kopecks，后来又说只要
十个 Kopeck。晚餐时我等通夜赴俄马尼重去的
武宣傳某。闻该已十时半方就寝。



80

1952年7月24日 (星期日)

晨四时半起床。五时早餐。六时在海关取出行李。有危险证取来检验。七时上飞机。机为中东民航第十二号机。由伊萨克克品行去乌南发它约二时一刻。在此停留半小时。吃了一根茶。又乘三时连战费二时半光景。飞机在云上至少有二小时。什么也不到。机中客人均睡觉，连马定勃尔停止看俄文练习本了。

自三时连战北京二时半。下机时已下午二时四十分。海关危险证手续简单。是时来迎接提克军队文工团者有男女军乐队数排十人许。马定勃非常性急。以各人事格，口口声声。住驻苏大使却未曾通知和夫。於是致电三个地方。通知其家中，通知刘才，又通知和夫。实则和夫早已随同两辆汽车来接我们二人。惟因不知飞机早到故毕于三时半才到。结果来接者除以上四辆车以外尚有北大汽车。五车之中只用二辆。汽油之紧张可想而

195 年 月 日

知。